

周总理向刘贼的卖国主义

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继一九五〇年围绕着反动的影片《清宫秘史》所展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之后，一九五二年，以毛主席为代表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围绕着反动影片《普勒热瓦斯基》展开了一场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

《普勒热瓦斯基》是一九五一年苏联拍摄的，是反动的影片。它描写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少将国的西藏等地以“探险”为名，进行间谍活动的故事。影片把这样一个进行侦察活动把帝俄间谍，美化成一个艰苦刚毅的“探险家”，写成中国人民的“救世主”，是部地地道道的反动影片。但是对这样一部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树碑立传的反动影片，刘少奇却竭力加以肯定。“普勒热瓦斯基在科学发展方面也是有贡献的”，是

“先进人物”，是“同情我们的”，甚至还奴颜婢膝地说：“在那个时候，哪怕有一个人同情我们也是好的，更不要说今天了。”刘少奇把侵略说成“积极的”活动，说成是来“同情”我们的，把侵略者说成“先进人物”，这就完完全全暴露了他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和辩护士的丑恶咀脸。

毛主席的好学生周恩来同志，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维护国际主义准则和民族尊严，和刘少奇在对待《普勒热瓦斯基》问题上展开了原则性的斗争。我国文艺界和电影界有些同志也根本不同意这个剧本，并希望苏联电影当局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教导，不违背斯大林同志的基本观点，将剧本进行认真修改之后，再考虑拍摄。而刘少奇则支持了当时控制我国文化电影部门的陆定一、周扬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答应了苏联电影当局要求我国协助拍摄影片中中国一部分的要求。影片出笼之后，苏联电影当局要求在我国发行放映，并且还准备把它拿到国际电影节上展出。这部影片在电影界内部试映时，就立即遭到了革命群众的坚决反对，因为很明显，这个普勒热瓦斯基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把中国人民的形象也表现得极为丑恶和原始，对这样一部侮辱中国人民、大肆宣扬侵略有功的影片，稍有一点民族自尊心 and 历史常识的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周恩来同志完全支持革命群众的正确意见，坚决不同意这部影片在中国发行放映，坚决反对当时苏联电影当局要把这部影片拿到国际电影节展出。而刘少奇却为这部歌颂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动影片大开绿灯，立即发黑指示，（下转第2页）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林彪

文艺旬刊

(第27、28期)

新上音

(第39、40期)

1967年12月11日

新杭大公社三纵队
《新上音》编辑部 合编

(联合版)

张春桥同志对几出坏戏的批判

越剧《迎新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等一手炮制的大毒草《迎新曲》，公然抹煞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写阴暗面，诬蔑人民公社，为资本主义复辟大作舆论准备。

当这株毒草一露头，在彩排审查中，张春桥同志即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批评标准，严肃指出：“这个戏落后面太多了，看不出新社会的新气象”，“花轿也上台了，这怎么能演啊！”

越剧《浪涛滚滚》：越剧界的反动权威袁雪芬看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波的小说《浪涛滚滚》后，欣喜若狂，下死劲鼓励编剧徐进说：“搞这个戏是要担些风险的”！剧本写出后，张春桥同志不止一次提出意见，并严正地对袁雪芬指出：“你们这个戏这样丑化革命老干部，是要失败的。革命老干部身上有自力更生的传统，应该向革命老干部学习这个传统。希望你们考虑”。

越剧《火椰村》：袁雪芬对《浪涛滚滚》不能如期出笼，死不甘心，又借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为名搞了《火椰村》。彩排后，张春桥同志即指出这个戏有个原则问题，只突出了个人，强调了地下联络员，没有体现毛主席的

人民战争，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一定要修改后再公演。”后来《火椰村》没改好，就在陈丕显的大力支持下公演了。张春桥同志又再次向袁雪芬指出：“还是修改一下，再演出。”

话剧《大学风云》：话剧《大学风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为了替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而炮制的大毒草。

剧本最初几稿中，有教师和学生两条线，后来杨西光下令把教师那条线砍掉，于是，就使人感到好象都是学生中的右派在反党了。对于这一改动，张春桥同志很早就提出过批评。他说：“青年写多了。毛主席一直说青年与党的关系是好的，现在这样写容易使人感到是青年在反党，而青年主要是影响问题。”这里，张春桥同志已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杨西光歪曲反右斗争的险恶用心。可杨贼一直阳奉阴违，置之不理，剧本也始终未在这方面作任何较大的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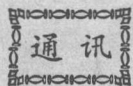
剧本创作过程中，杨西光一再强调要“着重写学生”，企图以“要在学生中抓右派”来压制学生起来造反，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张春桥同志针对这一点尖锐地指出：“看了这个戏，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学生还敢起来造反吗？”

（上接第1页）

叫人传达，说什么“少奇同志（对这部影片）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加个片头字幕”上映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周恩来同志坚持正确意见，坚决抵制刘少奇的黑指示。并且当时就勒令周扬致函苏联电影当局，不同意在我国发行和在电影节上展出这部影片。周扬写得软弱无力，周恩来同志只好请陈伯达同志另拟一封信，表示我国的原则立场和严正态度，苏联电影当局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这场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却把反对发行这部影片的革命群众说成是“从民族主义感情来看这问题”“是不对的”，胡说什么“用国际主义的眼光，历来都是区别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人民与统治者的不同。”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同志，指向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要无产阶级，要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间谍讲“国际主义”，讲“同情”，讲“友谊”，完全迎合了侵略者需要，对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战的世界革命人民是最大的背叛。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公敌。对于这样一个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出卖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的大叛徒，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打倒，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通讯

乘胜追击

最近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革命派，在学习了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的重要讲话后，掀起了进一步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整顿和建立革命队伍的新高潮。

11月23日革命群众连续贴出大字报，勒令厂内所有的叛徒、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向全厂革命群众交待自己的一切罪行，并勒令他们听候革命群众的审判。于是，战斗场面就此展开。尽管天下着雨，革命战士对敌斗争的革命气焰却热火朝天。这次革命行动揪出了以旧天马厂党内走资派丁一为首的叛徒。有旧天马厂党员厂长汉奸齐闻韶，被陈丕显之流拉入党内的叛徒白杨，阶级报复成性，曾殴打过解放军和工人同志的国民党军官上尉参谋张伐和混入党内的叛徒葛鑫，另外，还有混在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欺骗群众，挑拨离间，制造宗派分裂，袭击红色政权的国民党匪徒方伯，曾一度混入造反派组织的伪宪兵连长曹鸿章，反动骨干周福棠，汉奸陶由。他们混在革命队伍里破坏捣乱，企图搞垮革委会，蛇蝎之心，何其毒也。这次革命行动，大大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清理、整顿、纯洁了革命队伍，使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更加巩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加团结了。

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紅 塵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文艺界的文化革命运动也正在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深入发展，我们既要看到大好的形势，又要看到更加艰巨的任务在等待我们完成。

大批判、斗批改是文艺界斗争的大方向。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止文艺界的大批判、斗批改。

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文艺革命，归根到底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文艺队伍，改造文艺队伍。我们必须在大革命中，狠抓立足点的问题。大学大用“老三篇”——“讲话”，在自己的头脑中，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决裂。林彪同志教导我们，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文艺革命决不例外。

文艺界的斗批改，要解决文艺的方向问题。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路线。目前，这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有一套又一套的班子，斗争还可能反复。这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失败了，以后还可能新的黑线。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彻底的夺权斗争，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是革命文艺的总路线、总政策，在进行斗批改的时候，（包括安排每一项具体工作）必须从这条总路线、总政策出发。用火焰无际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识别一切，对待一切，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文艺革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让我们立足本单位，胸怀壮志，勇于实践，敢于斗争，把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宣扬和平共处的“狮犬同笼”

在杭州的动物园里，“狮犬同笼”曾吸引过不少的观众。然而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宣扬什么？这也许不是不少人没有想过的。

原来，“狮犬同笼”是从苏修那儿贩卖来的黑货。1962年北京园林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配合苏修的反革命活动，从苏联运来了精心培养的“狮犬同笼”，并在北京动物园展出，大肆招揽观众。杭州园管局一小撮走资派闻讯大喜，立即依法炮制，他们不但大搞“狮犬同笼”，还变本加厉地搞所谓“狐狸与鸡同笼”“猫与鼠同笼”等等，自此之后，“同笼”之风大盛。

1962年正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一年，苏修赫鲁晓夫集团大力提倡“苏美合作”，“三和一少”，我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也公然叫嚷：“目前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伟大任务。”而“狮犬同笼”正是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物，可算得上是“和平共处”生动的活标本。一小撮走资派别出心裁地企图从动物中找到“和平共处”的理论根据，真可谓费尽心机矣！

然后历史无情地揭穿了“狮犬同笼”的骗局，让狗一样的刘少奇见鬼去吧！

“骑驴赏景”大搞和平演变

人们都知道，三家村的黑画家，反革命分子黄胄以专画少女与毛驴得名，其目的是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大搞和平演变，可是黄胄却独独得到刘少奇的赏识，不但宴请黄胄，还要自己的儿子拜黄胄为师，如此臭味相投！

无独有偶，1959年，杭州园管局也打算饲养小毛驴，作为游览西湖的交通工具出租，专供小两口骑驴赏景，悠哉游哉，以便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和平演变，用心可谓毒矣！

园管局一小撮走资派为此派员四出采购小毛驴，结果买到二只交苗圃饲养繁殖，后终因群众坚决抵制，而小毛驴又不争气，不服人坐，只得不了了之。真是荒唐之极，反动透顶！

（以上系园工总供稿）

肃清旧西湖文化的流毒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現，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反映了帝国主义临死前的挣扎。尽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还会勾結起来进行捣乱，但是，反动的逆流終究不会变成主流。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今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将会更高地举起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沿着十月革命开始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林彪同志《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紅雨

自从赫鲁晓夫以及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上台执政以来，在苏修叛徒集团糟踏下的十月革命的故乡，正出现着历史的大倒退。

近几年来，在苏联文坛上修正主义文艺恶性泛滥，叛徒、流氓、阿飞、强盗、小偷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伟大卫国战争，美化叛徒和白匪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不是天生的》、《生者与死者》等等被吹捧为苏联文学的“巨著”。臭名昭著的叛徒肖洛霍夫，“解冻文学”的创始人爱伦堡，“阿飞青年的精神领袖”叶甫杜申科以及靠大反斯大林起家的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纷纷为苏修叛徒集团所垂青，一跃而成为苏修文坛“领袖”，称王称霸，专横跋扈。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文学鼻祖肖洛霍夫，接二连三地抛出大毒草，死心塌地为其主子效劳，恶毒诋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肆攻击人民革命战争，可耻地堕落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传声筒。

在苏修叛卖政策的影响下，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犹如决堤之水，在苏联国内泛滥成灾。反映这种混乱堕落反动的社会生活的文艺在苏联文坛上也成为异军突起，这中间，极大部分还是一批年青作家，他们自称是“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产儿”。在他们的作品中，生活腐化和精神堕落几乎成为共同的主题。被人们称为“阿飞青年的领袖”和“轻浮姑娘的偶像”的苏联当代最红的青年诗人叶甫杜申科就是他们之中的突出的代表。

苏修叛徒集团一方面与美帝串通一气充当美帝镇压世界革命，奴役世界人民的头号帮凶，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向全世界人民推销这些腐朽、堕落、反动的修正主义文艺，妄图以此来毒害人民，磨灭革命人民的斗志。修正主义文艺成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政治颠覆和精神渗透的得力工具。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在文艺领域的代理人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人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把苏修文艺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造成了极为广泛、恶劣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正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苏修的文艺头头揪出来狠狠斗，将这些破烂货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遍全球！

反华小丑西蒙诺夫的叛徒面目

西蒙诺夫顶着“优秀诗人”“名作家”的头衔，在苏联大写反华文章，大作反华报告，是一个十足的反华小丑。这个大叛徒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四二年混入苏联共产党，早期靠写诗混日子。一九三一年抛出毒草诗集《真正的人们》。一九四二年动笔写歪曲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诬蔑苏军将士的大毒草小说《日日夜夜》，一九四四年该书炮制成功。这个家伙跟臭名昭著的苏修大叛徒肖洛霍夫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十足的伪君子。象肖洛霍夫一样，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时，落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他假惺惺地在一首诗中写道：“没有那样的语言，能陈述出我们怎样地哀悼你，斯大林同志。”可是，曾几何时，赫鲁晓夫一上台，他便一笔勾销过去写的“诺言”，挥起秃笔炮制了一部又一部大反斯大林，大肆诬蔑苏联卫国战争，极力丑化苏联军队，麻痹苏联人民斗志的修正主义的反动作品。近几年，这个混蛋又先后抛出了《生者与

死者》、《不是生来就是士兵》这两株大毒草。这两株大毒草歪曲卫国战争历史，渲染战争恐怖，反对斯大林，丑化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丑化苏军战士，是现代修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今年五月苏修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修作家马尔科夫说，西蒙诺夫的小说《生者与死者》和《不是生来就是士兵》是战争小说中“最受欢迎”的小说。苏修还把《生者与死者》拍成了电影。值得注意的是，和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一样，反动影片《生者与死者》受到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赞赏。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生者与死者》一书中有这么一段黑话：

“斯大林并没有把情况说成是悲惨的：在他嘴上，这句话本身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他谈到的一切——人民武装啦，被侵占的领土啦，游击战争啦——都意味着幻想的结束。我们几乎到处都撤退了，而且撤退得很远。”“斯大林所作的一切重大的，甚至非常重大的事情上，早就缺乏今天刚刚说出来的这些话：‘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更确切地说，缺乏这些话的后面那种情感了。”

（下转第5版）

“解冻文学”的带头人 ——爱伦堡

以《暴风雨》而著名的爱伦堡，是苏联文艺界的一个老右派。

斯大林同志逝世不久，爱伦堡认为“时间已经到了”，便在一九五四年和五年，先后抛出了毒草小说《解冻》（共两部）。他打着所谓“干预生活”的幌子，大反特反斯大林时代苏联的革命现实。他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恶毒地攻击斯大林时代的“好人”没有幸福，只有受攻击、受迫害的份，胡说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半是黑暗的”。在这部小说里，爱伦堡更露骨地宣扬革命战争毁灭了千百万人民的生命。

《解冻》一出笼，就被西方各国反动派看中，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文人就把爱伦堡首先发难的，攻击社会主义的“文学”，称为“解冻文学”，同时，把爱伦堡看成是“解冻文学”的带头人。

还须在这里提到的是，在我国解放初期，爱伦堡曾来我国作过“正式访问”。这个老右派摆出一付贵族老爷的臭架子，并且一次再次地诬蔑我们的国家是“警察国家”。在北京新闻工作者专为他在中国中山公园中山堂安排的一次报告会上，他除了贩卖一通资产阶级反动新闻之外，还肆无忌惮地公然嘲笑、奚落我们的新闻工作，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爱伦堡也歇斯底里大发作，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反华文章，甚至无耻到极点地挑拨我国科学工作者同我们伟大的党的关系。

爱伦堡这个老右派，反华大合唱中的跳梁小丑，现已一命呜呼，真是死得活该，死有余辜！

（上接第4版）

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篡改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歪曲斯大林光辉形象，又是什么呢？

这本黑书宣扬战争恐怖论，把苏军战士写成胆小鬼。活命第一和叛徒哲学贯穿着全书。在大叛徒西蒙诺夫的笔下，苏联红军战士竟是这个样子：“比如他——辛佐夫，会做这个样子，可又有什么好处呢？这里阳光温暖，天色蔚蓝，飞机不是飞往这里而是飞往别的什么地方，大炮不是往这里射击。他往前走着，他是多么愿意活，是多么愿意活着，哪怕是爬在地上，哭着乞求再有一天、两天、一周的这种安全与平静吧，为的是令人知道，当安全与平静延长时，你就不会死去……”这完全是对苏联红军的诬蔑和捏造！西蒙诺夫这样写，无非是要宣扬活命第一的人生哲学，迎合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充当现代修正主义的吹鼓手。

勃列日涅夫之流不是说什么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悲剧”么？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发生这个“大悲剧”的不在中国，而正是在苏联！现在我们来看看近年来苏修舞台上风靡一时的几个“样板戏”：

△《七月六日》（沙特洛夫著）这个剧以一九一三年七月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为背景，七月五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当时伟大的列宁天才地决定暂时退却，主张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挑起战争，扼杀年轻的苏维埃而制造叛乱事件，炸毙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并进行叛乱。列宁同志坚决镇压了叛乱。剧本故意歪曲列宁的战略思想，篡改列宁的政治路线。列宁的好多话经过作者去头截尾添油加醋的改造后面目全非。如作者在引用列宁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目前的历史时期，俄国人民不能再作战，而且也不想再作战”这段话时，别有用心地将前两句话去掉。更可恶的是作品中“借古喻今”用来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当代的列宁——伟大的导师毛主席。

△《一〇四爱情》（拉津斯基著）这是苏联轰动一时的剧本。剧中描写的女民航员娜塔莎和青年物理学家叶甫多基莫夫在一个充满颓废的诗歌朗诵和爵士乐的咖啡馆里相遇并发生了“爱情”。男的是个玩世不恭的公子，女的是个离开“爱情”就无法生活的浪漫小姐，这当然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感情。于是在发生关系之后，“公子”就抛弃了“小姐”。娜塔莎为了重获旧欢做了种种努力，而当时刚有些回心转意时，娜塔莎因为救护旅客出险而“壮烈”牺牲了。这位浪漫小姐能这样死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剧作者需要拿这个壮烈的“死”来证明爱情能使一个人变得多么崇高，用这个“死”表现爱情的所谓力量。

△《善良》（奥布赫兹著）几个苏联公民从印度搭飞机回国，中途领航员得了肺鼠疫，飞机要过三个星期才能飞回莫斯科。这时一个姑娘号啕痛哭，以至于要自杀，原因是他没有结婚就怀了孕，而再过三个星期就无法回去做堕胎手术了。这件事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一个“不太善良”的旅客说她愚蠢，而“善良”的护士反问道：“为什么爱情是愚蠢行为呢？”“不太善良”的人认为没有结婚把小孩子生出来，势必会在自己的历史上留下污点，而“档案材料在社会上是很很有份量的”。这时“善良”的护士“热泪盈眶地”喊道：“难道爱情在社会上就没有份量？！”又大声喊道：“人生人的事业更重要！”这正是剧本的画龙点睛之处。最后，姑娘在这些“善良”人的“关怀”下，决定不抛弃自己的“幸福”，要将孩子生出来。剧本的另一个情节，是“善良的化身”护士和一有妇之夫的小学教师偷情。当小学教师毅然抛弃自己的妻子时，竟使大家感动不已，认为是“善良”的行为，因为“爱情也需要善良和保护”。

堕落、反动的苏修戏剧舞台

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

我们曾在苏联留学了五年，苏联人民对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使我们永志难忘。

正当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篡党篡政，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大反斯大林时，有一位苏联学生就对我们说：她梦见了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并且还在梦中对斯大林同志说：

“您长得和我爷爷一样。我爷爷在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了。”另一位来自集体农庄的苏联学生曾不止一次地说：“我的母亲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先进工作者）。我的父亲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当他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年仅十七岁的哥哥便接过了父亲的枪杀上前线，在胜利前夕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的父兄是高喊着：‘保卫祖国！保卫斯大林！’而献身的。我的一家人都热爱斯大林，谁要反对斯大林，我们坚决不答应！”

赫鲁晓夫上台后所干的背叛苏联革命、背叛马列主义的罪恶勾当，激起了苏联革命人民的愤怒。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和无比信赖。一位苏联女学生曾对我们说：“斯大林逝世后，我们再也没有领袖了。”同时热情地对我们说：

“你们真幸福！你们有毛主席，你们一定会首先进入共产主义。”她还愤愤地说：“你们的什么共产主义（指赫鲁吹嘘的“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真是见鬼去吧！”

来自斯大林故乡的苏联学生告诉我们：梯比利斯的人民对苏修领导集团大反斯大林十分不满，曾举行了示威抗议，但是他们却遭到了苏修集团的血腥镇压。然而苏修领导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只会更加激起苏联人民的反抗，苏联人民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起来彻底砸烂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的。

赫鲁晓夫不仅是苏联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叛徒，而且是屠杀和毒害苏联青年一代的刽子手。

苏修集团所推行的一整套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文艺黑线，不知葬送了多少苏联青年的前程。在学校搞的“分数挂帅”，实质上是“钞票挂帅”，因为分数高，助学金和奖学金就拿得多。他们千方百计引诱青年追名逐利，向青年灌输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肆宣扬什么：“永远要有太阳，要有天空，要有妈妈，要有我”，“只要能活着就行，耽在美国或苏联都一样”之类的活命哲学、叛徒哲学。许多青年就是这样被毒害以至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伍尼亚是一个来自集体农庄的女学生，在我们出国前，就曾在—部苏联记录影片中见到过她——一个活泼可爱的拉手风琴的小姑娘。但是，当我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再次看到这个三年级的女学生时，她已堕落成为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女阿飞”了。这个贫农出身的女孩子，到莫斯科后招架不住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成了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还有一个苏联学生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但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耽了两年后就变了，甚至懊恼地说：“人都是自私的，我过去的积极一钱不值，当了杜拉克（傻瓜）。”

看，这就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用修正主义活命哲学毒害苏联青年一代的结果。

苏修领导集团一方面毒害苏联青年，另一方面又对热爱毛主席，向往新中国的苏联进步青年，用封锁、隔离、威胁、利诱等卑劣手段加以迫害。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当中苏分歧公开后，苏联人民纷纷向我们中国留学生了解真情，并向我们索取《九评》的小册子。有一位苏联学生，和我们共同学习、生活了五年，与中国留学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对中国人民和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无限信任。但在我们回国前夕，却因为和我们的接近而遭到学校当局的非法绑架和秘密审讯，当局还要他对中国留学生的一切活动进行盯梢、监视和汇报。简直无耻到了极点。可是，这位苏联学生却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苏修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在临别前夕，这位苏联学生坚决地向我们表示：不管学校当局进一步会对他采取什么手段，他的心永远是向着北京的！

这位苏联学生说出了广大苏联革命人民的心里话。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忆起在苏联所见所闻的情景，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教导：“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我们坚信：苏联人民必将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苏修领导集团砸个稀巴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重新在苏联国土上高高飘扬！

揭穿“国际音乐比赛”的黑幕

新上音 一兵

十七年来，我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他们窃据了的文艺界领导权，在国内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国际上和帝、修、反勾搭一起，同流合污，猖狂反对伟大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伙同旧文化部、旧教育部中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派遣学习音乐的留学生参加所谓“国际音乐比赛”，就是一个罪证！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竭力吹捧的“国际音乐比赛”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呢？只要揭开“国际音乐比赛”的黑幕，便可以看出其反动本质。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贯把所谓“国际音乐比赛”标榜为“超阶级”、“超政治”的“和平友谊”竞赛。这种“比赛”花样很多：有比利时的“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有苏修集团上台后举办的“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有波兰修正主义组织的“肖邦钢琴比赛”等等。比赛场上美、英、法、日等大大小小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修和东欧修正主义国家的“选手”和“评委”坐在一条板凳上，进行所谓“艺术上的自由竞争”。比赛曲目都是一些颓废没落、低级下流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破烂货和麻痹世界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精神鸦片烟。“国际音乐比赛”是美帝进行文化侵略，在文化战线上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

但是旧文化部、旧教育部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这种“比赛”却特别重视，他们把留学生作为自己捞取反革命政治资本的赌注，竭力怂恿留学生参加“比赛”，还胡说什么：“参加国际比赛是为了攀登世界音乐艺术第一流的高峰”，要“为国争光”等等。一九五八年，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精心培植下，刘××在苏修“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会上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由苏修故意排给一个美国人）。比赛结束，赫秃亲自接见了“获奖者”，旧中宣部给刘××以各种特殊优越的照顾，还给他加上全国人大代表、音协理事等头衔。真是一副卖国求荣的嘴脸！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一九六二年，正当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向苏修在国际上掀起反华逆流发动坚决反击的时候，旧文化部、旧教育部又派遣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去参加苏修的“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会。在这届比赛会上，苏修又玩弄花招，把二等奖同时授给一个美国人和这位中国留学生。接着就在报

上大肆进行鼓吹“三和”路线的反动宣传。我国旧文化部、旧教育部中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跟着再一次为这届“比赛”会和所谓的“成绩”叫好。林默涵、夏衍甚至还鼓动参加比赛的中国留学生要“继续提高水平”，好为他们再去参加卖国“比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拚命鼓吹投降卖国的“国际音乐比赛”，实际上是要为他们在国内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制造舆论。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刘、邓之流在国内外的一切流毒，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全球，照红全球！

乌龟恋的是王八

周扬黑帮控制下的文艺界，一贯把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奉为“太上皇”、“洋爸爸”，顶礼膜拜，不遗余力。

周扬黑帮安插在上海文艺界、音乐界的心腹打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波，紧跟主子意图，上行下仿，也把苏修音乐鼻祖肖斯塔科维奇敬为“祖师爷”、“洋菩萨”。

一九五七年，孟波串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贺绿汀去苏联参加苏修作曲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到莫斯科，孟、贺便奴颜屈膝地去登门“朝拜”这个“鼻祖”。孟波回国后还得意地吹嘘：“我们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亲切。”中国的赫鲁晓夫和苏联的赫鲁晓夫穿的是一条连裆裤，中国的修正主义和外国的修正主义本是同根生，他们黑心相印，当然分外“亲切”。

孟波曾经恬不知耻地宣扬：他要把肖贼的形象“永远留在”记忆里。连年来，他利用职权不遗余力地推销、吹捧肖贼的毒草作品。直到肖贼公开反华后，孟波还给上海音乐书店下黑指示说：“肖斯塔科维奇等早期作品还是爱国主义的，要发行，后期的作品反斯大林的，和平主义的，可内部发行，供专家参考。”孟波贼心不死，竟然还想“参考”和推销肖贼的反革命经验。

“鱼恋鱼，虾恋虾，乌龟恋的是王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波念念不忘他称之为“老朋友”的肖贼，就是惟恐“鼻祖”一倒，他这个王八子孙也就要跟着完蛋。对他们来说，可悲的是，历史注定了他们只能落到这种下场！（音哨）

打倒现代修正主义音乐鼻祖——肖斯塔科维奇

〈新上音〉编辑部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在苏修音乐界也有一个“肖洛霍夫式”的人物，这就是被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吹捧为“时代的一个艺术的象征”、“人类文明的顶峰”、“衡量艺术家良心和忠诚的标准”的反动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音乐的鼻祖，是苏修特权阶层在音乐界的头号代表。他的反动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以及《和平之歌》、《列宁格勒交响曲》、《第十三交响曲》等毒草，流毒很广，影响很大，必须彻底批判！

早在二十、三十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一个狂热宣扬西方颓废音乐的反动作曲家，曾多次受到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布）中央的严厉批判。赫修集团篡党篡政后，为了调动一切牛鬼蛇神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效劳，公然发布决议，为肖贼之流“恢复名誉”，发奖授勋，拉进党内，派往美国。肖贼早已成为一条替苏修统治集团卖命效劳的恶狗。

今天，向国际上修正主义文艺逆流发动总攻击的战斗号令已经吹响，我们要把这个现代修正主义音乐的鼻祖揪出来，彻底揭穿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肖斯塔科维奇和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一模一样，都是善于玩弄手腕，搞政治投机的反革命两面派。

斯大林在世时，肖贼对联共（布）中央对他的批判怀恨在心，但是为了伪装自己，却假惺惺地表示：“党关于作家和作曲家所犯错误的决议”给予他“不可估量的帮助”，“斯大林同志说过的话感动了我们灵魂底深处”，甚至说他还有“巨大的债”要偿还“我们底导师和领袖”。他装模作样地写歌曲（影片《攻克柏林》插曲）、大合唱（《森林之歌》），高唱：斯大林是“我们的导师、朋友和父亲”，“光荣属于英明的斯大林”。

但是，赫秃一上台，肖贼立即撕下假面具，亮出反革命真面目，把攻击矛头直指斯大林。他狂叫：联共（布）中央对他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和武断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

信，给艺术（包括音乐）带来了损害。”狂热地煽动要在苏修音乐界进一步肃清“个人迷信的后患”，反攻倒算的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苏修集团的宠儿

肖斯塔科维奇一面大反斯大林，一面无耻地卖身投靠赫鲁晓夫。他吹捧苏修二十二大纲领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吹捧赫秃“象父亲般地关怀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一再表白“要用自己的创作”来报答赫秃对他的“高度信任”。在俄罗斯作曲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肖贼甚至肉麻地提议“选举”以赫秃为首的苏修领导集团为名誉主席团。这种阿谀、谄媚的丑态，真是令人作呕！

奴才如此卖力，主子就连连给他封官加冕。赫秃不仅赏给他列宁奖金，赐以“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头衔，还让这个拉进“全民党”不到一年的资产阶级分子当上了二十二大代表，一九六六年，更是借肖贼六十岁狗生日，大肆吹捧。肖贼已成为苏修集团的头号“红人”，苏修音乐界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反华的急先锋

一九六三年，赫秃勾结美帝英帝签订了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条约一出笼，肖贼立即伙同苏修音乐界头面人物联名炮制了一份反华声明。肖贼之流竟敢明目张胆地辱骂和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歇斯底里地煽动：“一切艺术家——人道主义者，有责任反对中国领导人的蛊惑性的立场”。真是猖狂之极，反动透顶！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这些反华小丑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美帝的狗奴才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肖贼就利用发表一封“公开信”的机会与美国反动音乐家搭桥牵线。他公然鼓吹：“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地”交流双方黑作品的时机“早已来到了”，“距离是可以缩短的。苏美两国文化人士的相互访问就可以促成彼此的接近和了解。”

一九五九年，赫秃跑到美国大搞“苏美合作”的政治交易。肖贼跟着就带领了一个音乐家代表团赶去美国向美帝乞求“友谊”和“信任”。肖贼之流竟然也仿照所谓“戴维营精神”，在电台上与美国音乐家订立了“双方创作立场的共同原则”。（下转第9版）

奴才的狗性

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为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治阴谋制造舆论，举办了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苏修“特邀”我国音乐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贺绿汀去当“评判委员”。贺绿汀受宠若惊，立即赶往莫斯科报到。在这一国际阴谋活动中，贺与苏修音乐界头子勾肩搭背，干尽了辱国献媚的叛徒勾当。

当时在比赛场上，苏修勾结一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评委”联合反华，正在故意压低中国选手得分。可是贺绿汀这个寡廉鲜耻的狗奴才，为了讨好美帝、苏修，竟然毕恭毕敬地给一个还未上台弹过一个音符的美国钢琴选手打上了二十三分（离最高分数二十五分只差两分）。比赛结束后，赫秃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亲自出马接见各国“获奖者”和“评委”。贺绿汀又奴相毕露，竟听从苏修摆布，挤在赫秃身旁，

与美国和印度的“评委”紧靠在一起，亲热地拍了一个象征国际“和平共处”的丑相，为苏修大做政治广告。贺绿汀不以为耻，反引以为荣，回国后公然将这幅反动照片长年供在客厅里，念念不忘赫秃对他的“宠爱”。

贺绿汀这些辱国求荣的罪恶活动，充分暴露了他是一个崇修媚帝的民族败类和叛徒！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大毒草 《焦尔金游地府》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当今苏修文学界的大头目。他炮制的《焦尔金游地府》是一株大毒草。

在《焦尔金游地府》中，特瓦尔多夫斯基把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当作阴曹地府。当他假设的“前方战士”焦尔金重伤归阴以后，遇到了无数不合理的现象：有个威严的将军批评焦尔金不应该单独行动，一个人到阴间来；到了阴间以后，第一步是写自传，交代家庭历史、社会关系，进行体格检查。焦尔金经过繁琐的手续，领到通行证后，参观了热中于教条主义宣传的报社，遇见一个迷恋高官厚禄不愿回阳世的老战友。他的战友对这个没有工厂、没有耕地，没有地方睡觉，没有水喝的阴间，概括了三个特点，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优越性，并且带着他到处游览，可是焦尔金看到的却是无休止的开会、官僚主义、公式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集中营。特瓦尔多夫斯基如此恶毒地诽谤与诬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嫌不够。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这首黑诗中，竟恶狠狠地谩骂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

《焦尔金游地府》写成以后，特瓦尔多夫斯基特地赶到黑海滨，朗读给赫鲁晓夫听，赫秃对之赞赏不已。这首黑诗出笼以后，苏联的《消息报》、《新世界》杂志都全文刊登。肖洛霍夫、费定、苏尔科夫等牛鬼蛇神都欣喜若狂。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的主编阿朱别伊，还亲自在《消息报》上写了肉麻透顶的长篇按语。可是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特瓦尔多夫斯基只是连狗屎堆都不如的东西！

特瓦尔多夫斯基反共反人民反斯大林决没有好下场！

艾德林·周扬·夏承焘

1959年初，正当广大革命师生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将教育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反动“权威”夏承焘从北京参加周扬召集的黑会回来，积极传达中外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周扬与艾德林的黑话，大刮翻案风，对教育革命发起猖狂反扑。

周扬恶毒咒骂广大革命师生对牛鬼蛇神的大批判是“靠人多势众”，“不能服人”。叫嚷“要让被批判的人出来讲讲话，吐吐气”。他特别表示赞赏反动“权威”刘大杰、王季思等对革命师生的批判进行“反批评”，支持刘大杰“刀下留人”的反动叫喊，说什么要保陶渊明苏轼和李清照。实际上是保他们这批牛鬼蛇神，保资本主义的反动复辟势力。

苏修文化特务、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头目艾德林这时也从幕后跳到台前，明目张胆地干涉我国内部事务，肆意诋毁我国的教育大革命。他恶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批判是“不要历史”，“不要文化”，挑畔地叫嚣“陶渊明你们不要，我们苏联要”，“陶渊明即使没有其他诗文，单凭一篇《桃花源记》，就是世界上的伟大作家”，气势汹汹，十分嚣张。

在周扬艾德林的策动下，于是挑起了一场所谓“陶渊明问题讨论”，对教育革命进行全面反扑。艾德林还借研究陶渊明作掩护，南来北往，到江西各地乱窜。几次路过杭州，都由洋奴夏承焘接待陪同，参与其肮脏勾当。这是中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串通一气，反对教育大革命的一个罪恶的反革命勾结。

（上接第8版）

肖贼这一系列投降叛卖活动，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极大赏识，他们纷纷发奖金，送奖牌，犒赏这个奴才。什么美国科学院、意大利圣塞西里亚音乐学院、英国牛津大学、瑞典皇家音乐学院都接二连三地给肖贼挂上“荣誉院士”、“音乐博士”的臭头衔。连年来，肖贼跑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到处领勋受赏，搭桥牵线，为推销苏修“三和”路线奔命效劳，肖贼的叛徒面目，至此也更加暴露无遗了。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我们現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当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以苏修为中心的外国修正主义文艺进行坚决的斗争，向苏修音乐及其鼻祖肖贼之流猛烈开火！把他们的大毒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连根铲除，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苏修乐坛毒草丛生 鬼蜮横行

歪曲列宁形象的毒草歌曲

苏共二十大后，在苏修音乐界出现了一系列歪曲列宁伟大形象的毒草作品。一些苏修音乐家鼓吹要把列宁作为“最人性的人”来表现，要“合乎人情地揭示列宁的主题”。有一首叫做《热情奏鸣曲》的合唱，把列宁描绘成一个听了音乐就会忘掉一切，完全陷入“无差别境界”的“最人道的人”，歌曲唱道：“一切的不安，一切的忧虑，在这一瞬间都仿佛离他而去。伤痛似已消失，工作也已不见，连眼前的一切也不复存在；仿佛已把一切置之度外。……只有这位最人道的人，才会这样听音乐。”在另一部大合唱《伟大的导师》中，作者竟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称之为：“争取自由、和平和幸福的伟大的战士”，“公民”，“最亲爱的朋友、人”。真是荒唐透顶！苏修分子胆敢如此恶毒污蔑伟大的列宁，我们一定要砸烂它们的狗头！

叶甫图申科的又一支毒箭

臭名远扬的反动诗人叶甫图申科炮制了一首大肆宣扬和平主义的歌词《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词中写道：“请你问问那些作过战的，在易北河上拥抱过我们的士兵（按：即指美国军队），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是的，我们英勇善战，但我们不愿再让我们的士兵，倒在自己俄罗斯的田野送掉性命，……”这首反动歌词谱成曲子后，苏修集团立即拚命在国内、国外宣传推广，拿到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裁军会议和赫尔辛基的联欢节上去表演，一个英国钢琴家马上把它改编成钢琴曲演奏。叶甫图申科之流用这样的黑曲子来为苏修、美帝效劳，妄图反对正义的革命战争，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这个阴谋绝对不能得逞！

如此《光荣属于伟大的十月革命》

苏修集团以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为名出版了一本《光荣属于伟大的十月革命》歌集，其中充斥了渲染战争恐怖、反对革命斗争的毒草。兹举两例：一首名叫《记住》的歌曲唱道：“记住大炮怎样轰鸣，士兵怎样在战火中死去”，“我和你永远不会忘记震耳欲聋的炮声”，“大地上刮着可怕的旋风——这是广岛的黑色的死亡……不要忘记那一张张烧伤的脸，这一切可能又会重演。”还有一首歌曲题名就叫《不要战争》，竟歇斯底里地嚎叫：“装有氢弹头的火箭正对着你的心房瞄准。……”接着又无耻地祈求道：“和平就是太阳，没有它，我们无法生存。”“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战争！”苏修混蛋竟用这样的“光荣”来污蔑伟大的十月革命，真是混

蛋透顶！

歌剧《第四十一》毒上加毒

臭名昭著的丘赫拉依的影片《第四十一》出笼后，得到了苏修头目的赏识，苏修音乐界的败类一见有利可图，就赶紧与原小说作者勾搭起来，要把这株毒草搬上歌剧舞台。歌剧《第四十一》在渲染战争恐怖、丑化苏联红军和鼓吹阶级调和论方面，不仅保存了原小说与电影的“精华”，而且更有所“创造”。在歌剧第三幕中，白匪中尉与红军女战士竟唱起一段二重唱：“我和你在一起多么好，通过沙漠和风暴，通过海上的风险，我们迎接春天……”歌剧炮制者蓄意把双手沾满苏联革命烈士鲜血的白匪军官和红军女战士，在音调上有机地吻合在一起，构成一首所谓“抒情咏叹调”，作为整个歌剧的高潮，其用心是多么恶毒！

看苏修的得奖歌曲是些什么货色

（一）《和平与劳动进行曲》：获苏修总工会、作曲家协会及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优秀歌曲创作比赛”一等奖。歌词大意：“为了孩子和老人的生命，为了幸福，不要战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战争武器改铸成农具。”

（二）《我亲爱的人没有来赴约会》：获全苏青年歌曲比赛会鼓励奖。歌词大意：“我亲爱的人没有来赴约会，唉，我今天回家，独自一人……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度日如年多苦寂。为什么总是如此：在有翅膀的爱情后面，总是紧跟着变卦负心。”

苏修青年的爵士音乐狂

苏修集团对输入西方颓废没落的爵士音乐、阿飞舞蹈大开方便之门，在莫斯科公开举办爵士音乐会演，广播台、电视台不断播送爵士音乐。苏修青年中爵士音乐狂因而大批出现，他们完全仿效西方爵士乐歌手的曲目和表演风格，大刮爵士音乐之风，摇摆舞、恰恰舞亦随之盛行，加上酗酒闹事，使一些苏修青年堕落成为十足的狂人。

牛鬼蛇神充斥苏修轻歌剧舞台

在苏修舞台上经常上演的轻歌剧有：《百鬼与一女》、《少女的惊惶》、《自由的风》、《贪心鬼》、《春天在歌唱》、《蝴蝶花》、《巴兰金，做个人吧！》，此外，还有苏修自称“不知主题何在”的《带翼的信使》、“一切都建筑在假想上”的《米莲娜的朋友们》以及吹捧美帝国主义御用工具的《奥林匹克之星》等等。看看这些乌七八糟的剧名，就知道这都是些什么货色。牛鬼蛇神、才子佳人已经把苏联的音乐舞台糟塌殆尽了。（《新上音》资料组）

赫修集团召开二十二大后，推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苏修文坛上一些牛鬼蛇神更是积极投靠赫秃。肖斯塔科维奇这个老右派、苏修音乐的鼻祖，当即抢先与苏修堕落的“第四代”头目、新右派叶甫图申科勾结起来，一老一少，两条恶狗，在六二年底合伙炮制出一株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反革命复辟的大毒草——《第十三交响曲》。

交响曲还未出笼，苏修中央报刊已定下调子，说什么：它的公演“不仅将成为苏联国内音乐界的重大事件”，而且“必将在国际乐坛上引起巨大反应”。苏修音乐界头面人物跟着大吹大擂，说这是“一部真正伟大之作”，是“心灵对苏共纲领最积极的、并直接通过艺术的反映”。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反映”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第十三交响曲》是肖贼采用叶甫图申科的五首黑诗写成的。肖、叶两贼在这株毒草中使出各种各样造谣诽谤的卑鄙伎俩，疯狂攻击斯大林时代，拚命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叶甫图申科更是现出流氓本色，无中生有地污蔑斯大林象希特勒一样地屠杀犹太人，嚎叫：“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今身上还留着铁钉的疮孔。市侩们是我的告密判官，我被打入监牢，投入罗网，受尽

了迫害欺凌，饱尝了无端屈辱和无辜的诽谤中伤。”一片黑话，公然为在斯大林时期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这样还不够，肖贼为了发泄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就要叶甫图申科再加写一段歌词《恐惧》：

“恐惧象幽灵一样到处游荡，溜进所有各层楼，悄悄把一切驯服，把一切都打上烙印。”“怕有人告密暗中恐惧，有人敲门引起恐惧，同外国人谈话心中恐惧，同妻子谈话感到恐惧，孤身独处无限恐惧，连自言自语也怕得要死……。”请看，这一系列“恐惧”不正是暴露了他们两个就是在斯大林时期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吗？两条恶狗在交响曲中毒牙毕露地叫嚣：“我的血管里并没有犹太血液，但这刻骨的新仇旧恨，又何异于一个犹太人！”甚至狂叫：“《国际歌》，让它等世界永远埋葬掉最后一个反民族主义者之后再放声歌唱吧！”这种反革命的狂吠，充分暴露了肖、叶两贼正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死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死敌！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照亮了胜利前进的道路。肖、叶两贼这些糟塌苏联文艺舞台的牛鬼蛇神的日子长不了。我们听见《国际歌》永远在响亮地唱着：“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两条恶狗的狂吠

文艺僵尸救不了苏修集团的命

——揭露苏修为反动歌剧《马克白夫人》翻案的阴谋

赫鲁晓夫集团篡党篡政以后，在文艺界加紧实行收买政策。他们所干的主要罪恶活动之一，就是公开为在斯大林时期受到批判的反动文人、艺术家翻案，把一些早已为苏联人民所唾弃的文艺僵尸重新拖上舞台。

肖斯塔科维奇的极端反动的黄色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一名《卡捷琳娜·伊兹玛洛娃》）便是一具被苏修集团从棺材中挖出来的文艺僵尸。

《马克白夫人》是肖贼在三十年代初期炮制的一株狂热宣扬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大毒草。剧中被树为“正面人物”的是一个富商的老婆，为了与仆人私通，她先后杀死了公公与丈夫，最后，因妒恨其姘夫另觅新欢，又谋害了一个女流放犯，自己也投河自尽。剧情下流黄色至极，几乎每场都出现凶杀、奸淫的场面。歌剧出笼后，立即传到西欧，美国英国剧院竞相上演、广播，极力给肖贼喝采叫好。

一九三六年，《真理报》发表专论《纷乱代替了音乐》，严厉批判肖贼的《马克白夫人》，并且禁演了这部黄色歌剧。一星期后，《真理报》又发表第二篇专论《芭蕾舞的娇柔造作》，点名批判了肖贼另一株歪曲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毒草舞剧。这些批判给予当时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的肖贼以当头一棒。

今天，苏修集团出于反革命的迫切需要，竟然要抬出这具尸臭扑鼻的文艺僵尸来救他们的狗命了。他们不惜工本地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吹捧《马克白夫人》是“艺术中的最高标准”的“杰作”，是“崇高的、充满人性的”“艺术的范例”，不仅在本国大演特演，还把它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送到外国放映。美国《纽约时报》为之鼓掌，一些西方评论家兴高采烈地赞赏这部歌剧的重新出笼是“自由化在苏联已迈出了一大步的标致”。

但是，《马克白夫人》重上舞台，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表示抗议。一个老年人愤怒地斥责：“难道这是音乐！难怪当时被刷掉……”苏联人民是决不会忘记斯大林同志对这些毒草所进行的斗争的。

文艺僵尸救不了苏修集团的命。苏联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文艺僵尸连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重新葬入坟墓。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苏联革命人民一定会创造出历史上崭新的苏联革命文艺！（新上音 卫权）

越剧界的祖师婆前嘉兴越剧团团长邢竹琴和老右派姚水娟从小在同一科班学戏，又是旧戏班的老搭档。解放以后，她们不断地相互勾结反党。1956年底牛鬼蛇神蠢蠢欲动之际，邢竹琴来到杭州，私下替姚水娟的大毒草《我也要鸣一鸣》提供炮弹。在鸣放会上，她们一搭一挡，声嘶力竭地向党进攻；嗣后，邢还大肆吹捧姚水娟的《我也要鸣一鸣》，“说出了我们老艺人的心里话，好！很好！”充分暴露了右派嘴脸。

邢竹琴参加反党黑会以后，迫不及待地替宋云彬、姚水娟的民主同盟招兵买马，扩张势力；扬言要和共产党“轮流执政”，

也即要共产党下台，让资产阶级政党上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邢回到嘉兴，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在会内会外，煽动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她别有用心地说：“这里为什么不象省里那样搞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她还恶毒地歪曲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方针，胡说什么：“既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末应该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戏

都可以演！”与此同时，她还赤膊上阵，大演特演《杀子报》，《大劈棺》等大毒草。当时革命群众竭力反对，邢竹琴竟扛出大右派黄源的牌头来，摆出一副凶相：“你的资格老？还是黄源的资格老？”在这一小撮混蛋的煽动下，在全专区的舞台上，牛鬼蛇神，妖魔鬼怪大泛滥，刮起了一股反党妖风。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嘉兴地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出面，扯起保护“名演员”的黑旗，千方百计包庇这个大右派过关。邢竹琴自己漏网后，还念念不忘她的老搭档姚水

浙江越剧界的两个“祖师婆” ——邢竹琴与姚水娟

娟。姚已被革命群众揪出了，邢竹琴还勾结专区文办的走资派，把姚水娟的秘书×××调到嘉越二团。×××调来后，邢竹琴对他关怀备至，捧为“专家”，又非法给他加工资。

毛主席说：“**在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邢竹琴和姚水娟狼狈为奸，充分说明她们是一丘之貉！

（据湖州《文艺战报》）

《越剧戏考》是 毒害劳动人民的大毒草

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越剧戏考》，是一株打着“为农民服务”旗号的大毒草。全书根据唱片和电台录音，从四十六出戏中摘录选辑的唱段，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大成。既散布了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毒素，更宣扬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恋爱至上、人性论等反动思想。有些段子污蔑了劳动人民，也有公然宣扬封建迷信的。全书充满了卿卿我我、哭哭啼啼的没落阶级的消极情调。仅有的《金沙江畔》、《风雪摆渡》等五个现代戏选段，也大都存在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美化奴隶主等严重问题。

更坏的是书中还搜集了一些影射现实、恶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谢瑶环》的《后公堂》一段，替所谓“为民请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北地王》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倾诉家仇国难，发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情探》（鬼戏）宣扬人间黑暗，只有鬼神才主持正义的反动思想，露骨地发泄牛鬼蛇神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复仇情绪。

为了腐蚀工农读者，在形式上也以“民族化”为幌子，采用资产阶级出版商的卑劣手段，在封面和书里，绘制封建美女图和摄制所谓“名演员”的“戏装明星剧照”，以招徕读者，毒害读者。

1962年，在苏修领导集团的叛卖和破坏下，我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出版这样一本大毒草，是省文化界及出版社走资派为了配合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而射向党与全省人民的一束毒箭。《越剧戏考》的大量发行正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公报发表以后，而且当时编辑室已经检查出一些问题，认为不适应形势需要。可是，出版社原社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叛徒徐律这个混蛋，打着“各行各业都要为农业服务”的旗号，爱不释手，他自己不批，却玩了一个花招，送给省文化局原副局长李碧岩批准以后，就肆无忌惮地发行了。李碧岩、徐律等人在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仍然顽固坚持发行《越剧戏考》这样一株大毒草，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真是罪该万死！

浙江人民出版社开办以来，在一小撮走资派的策划下，一共编辑出版过三种《越剧戏考》，连年重版，发行总数达几十万册。这些书绝大多数发行到工农群众中去了，而且是口口相传的，真不知毒害了多少劳动人民！这笔账一定得清算，这株毒草一定得彻底批判。

浙江人民出版社《舍得一身剐》兵团

姚剧革命现代戏《焦裕禄》 是怎样被扼杀的？

六六年二、三月间，我们余姚姚剧团小分队全体同志在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满怀革命激情，创作演出了革命现代戏《焦裕禄》。

这个戏一出来，一向对剧团漠不关心的旧余姚县委宣传部的走资派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这时忽然过问起来了，也假惺惺地说了几句支持之类的话。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热情支持下，四月间，我们就带着这个戏到宁波去巡回演出。在公演前，我们先邀请了宁波地市委的负责同志与宁波市文艺界的同志来观摩审查，谁知这一来，却给《焦裕禄》一剧招致厄运。

原来，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焦裕禄同志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此他们订下种种清规戒律，设下重重障碍，百般阻止宣传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事迹，其理由是：一、焦裕禄的事迹出在河南兰考，你们不熟悉那里的“生活”情况，宣传演出焦裕禄是河南的剧团的事。二、焦裕禄是个县委书记，演不好，要歪曲党的领导的形象，不能演。三、焦裕禄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还不肯看医生吃药，这是自作自受，这种精神不能学习，更不能宣传。四、本省本地区本县的剧团应该演本地题材的剧目。旧余姚县委书记沈宏康还叫嚣什么：“姚剧团不搞本地本县的创作题材，却演起焦裕禄来了，大方向弄错哉！”真是混账透顶！这批家伙平日百般阻挠我们深入生活，接近工农兵，这时却打着“生活”不熟悉的幌子来了，平时热衷于封资修的黑戏毒草戏，这时却要我们演当地题材的剧目，其实这不过是他们的阴谋诡计罢了。

由于江华陈冰之流对焦裕禄的宣传下了禁令，并对各地区作了黑指示，因此宁波地区头号走资派阎世印及其爪牙秉承主子黑旨，不准我们演出。旧余姚县委内的走资派见无油水可捞，也乖乖地做了“喳”儿，从今后对《焦裕禄》一剧的生死不再过问，革命现代戏《焦裕禄》就这样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扼杀了。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这笔账我们一定要算。

（余姚姚剧团反修兵团）

（上接第14版）大点佛灯，叩头上拜，求神保佑。他家里有大小菩萨150个，香炉65只，如意10付，还有什么罗汉堂，观音堂，念佛堂等，文化大革命前夕，盖做贼心虚，把这些东西烧的烧，藏的藏，妄想毁灭罪证，但是，狐狸虽然狡猾，也难逃人民的巨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

打倒盖叫天！

《亮眼哥》是一出曾经被盘踞在文艺界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吹捧得了不得的所谓“好作品”。

一九六四年一月份，在田汉之流控制下的《剧本》月刊抢先发表了这个“好作品”。

六四年初，这个戏在上海演出，被上海文艺界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中，上电视、登报纸、开座谈会、灌唱片，真是捧上了天！旧宁波市委一小撮走资派更是肉麻地把这株大毒草视为珍宝，指示甬剧团和甬剧青年队把它作为保留剧目，“提高”再“提高”，甚至动用公款，多次请客拉拢该剧作者，《亮眼哥》这样受“大人物”器重，你们这些小人物还敢去碰它吗？历史无情，一切宣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庞然大物，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照妖镜下，都不过是一只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海瑞罢官》被批判了；

《谢瑶环》被批判了；

今天，《亮眼哥》也必须批判！

这株大毒草在所谓革命现代戏的幌子下，抽掉了革命现代戏的革命“灵魂”，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肆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在一九六三年底，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力提倡革命现代戏之时出笼，具有更阴险、更恶毒的反革命居心。

有人说：“《亮眼哥》反映了农村阶级斗争”。不！《亮眼哥》从头至尾，党的领导被描写成为孤军奋战的“瞎子”，贫下中农被歪曲成一班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群氓，而阶级敌人却是那么无法无天，气焰嚣张，舞台上的金谷村不是无产阶级的天下，而沦为地主阶级的天下，闻不到一点革命的味道。列宁教导我们：“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亮眼哥》只写阶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歪曲了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

有人说“《亮眼哥》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有情节，唱腔好听。”不，毛主席教导我们“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象《亮眼哥》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坚决排斥。其实，象《亮眼哥》的所谓艺术性，到底是那一家的艺术呢！它编的是曲折离奇，漏洞百出的情节，唱的是黄色、下流、低沉、庸俗的唱词，演的是软绵绵的儿女情，象这样肮脏的艺术，只能为反动的政治内容服务，我们一点也不稀罕，一点也不需要！坚决批臭大毒草《亮眼哥》！

大毒草《亮眼哥》必须批判

金沙港大队贫下中农狠揭大戏霸盖叫天(摘录)

编者按:

社会上曾流传着一种说法:盖叫天死了。这是烟幕弹,是帮助盖叫天蒙混过关的障眼法,我们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轻信这些谣言。

盖叫天不但没有死,还嚣张得很哩:他蓄长须,不理发,怀着刻骨的仇恨,保藏着群众给他贴大字报的衣服;虽然他躲在不见天日的黑窝里,却每时每刻都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今年一月间,他家里成了保皇派无联总的黑司令部,大摆酒肉宴,拢络一批亡命之徒,企图反案;后来,他又利用金沙港地区红暴派的活动,不择手段地搞阴谋,点鬼火,放冷枪,射暗箭,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妄图趁火打劫,进行阶级报复。……

盖叫天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根本没有触动半根毫毛。

盖叫天人还在,心不死,金沙港大队的贫下中农是最好的见证人。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和文艺界的革命战友不要让盖叫天这条恶蛇从我们身边滑过去!

×

×

×

盖叫天是个大恶霸,大坏蛋,反动透顶的家伙,早在敌伪时期就投靠大汉奸汪精卫,并将自己的儿子小盖叫天做他的干儿子。还在大门上张贴伪绥靖司令部、日本宪兵队的通告,以保护家里的财物,是个十足的民族败类。

×

×

×

国民党时期,他一方面投靠杭嘉湖一带的青帮头子沙米老头,认他做干爸爸,一方面又在上海勾结大流氓张啸林,杜月笙等,结兄道友,经常团聚一堂,仗势欺人,自封为“活武松”独霸舞台,横行一时。

×

×

×

解放后继续大耍威风,剥削欺压农民。经常叫我们白打工。他家的狗吃掉了我们的鸡,不但不赔偿,还骂你是“畜生”,为啥不把鸡关起来”。他家的墙塌下来压坏贫下中农的房子,也置之不理,早在1947年他就在西湖边造起一座狗坟,占地两亩多,有五进牌坊,引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盖竟死气活赖地修坟,比作十八岁姑娘戴朵花,能为西湖风景增添姿色,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我们贫下中农无比愤慨地说,盖贼和我们是“一个村庄,两个社会”。

×

×

×

十六年来,盖叫天不仅在舞台上竭力宣扬封建的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而且在家里,以老太爷的身份一直维持着残酷野蛮的封建式的统治。他雇有书童,佣人,娘姨共三人,专门服役。每日早晚要向他请安,每次外出归来都要迎接,打躬作揖,高喊:“老爷!太太到!”逢年过节,要雇工给他下跪、磕头,祝:老先生,老太太,“万寿无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事如意”。平时他不吃饭,雇工也不准吃饭。他吃饭时,雇工要在旁边为他盛饭,打扇。他未睡觉,雇工也不许睡,完全是地主对待长工,奴隶一套,更令人愤慨的是:他家的一个雇工戚永林,十多岁给他当书童起,每月工资5、6元,为他服役了近四十年。每天起早摸黑,吃的是残菜剩饭,生病也不给治疗还要逼他干活。61年因劳累过度死去,死的时候盖叫天看也不看,就草草火葬,而对他的狗,却是另眼相待。去年四月,他家一只狗死了,他在上海马上打长途电话回来,做坟供香,一定要把这只死狗埋在花园里,另立假山纪念它。在他的眼里,人不如狗。

×

×

×

盖叫天的家是一个混合着封、资、修货色的黑窝,一座典型的封建堡垒。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他每次上北京都要大烧檀香,(下转第13版)

周立波和《被开垦的处女地》

心面一—国捧些创一地 五修两
一揭勇一大周人作日 九正部
不。露敢作毒扬要思的的 主 肖
是周一地家草 掀想讲影 可 洛
昭扬我揭一 邵出就话子 以 霍
然等国露一 向茎来是中 清 夫
若人社肖 开麟斗好指江楚 的
揭和会生活 开星 斗 出 青
了肖主的霍 白 一 人 出 地
吗洛洛社 羽 而 后 志 出
? 霍夫学 等 反 就 他 在 暴
夫会的盾 习 革 要 一 被 风
一的和 鼓 公 命 死 指 九 开
样的所 励 开 曾 正 很 立 七
的谓一 突 他 召 肆 义 二
子阴 们 我 吹 分 这 的 月 女
野暗 小 九 命 共

翻译《静静的顿河》的金人是叛徒

以翻译苏修肖洛霍夫的大毒草《静静的顿河》起家,被周扬之流吹捧为“名翻译家”的金人,是个大叛徒。

金人原名张君勱,1937年混入党内,1943年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就供认了他在新四军的情况。1946年在沈阳被国民党逮捕后,又写了叛变自首的脱党声明。

金人一直隐瞒了自己的叛徒历史,建国以后在周扬一伙的纵容包庇下,窃取了原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的职位。1951年他的叛党问题暴露,被开除党籍。随后,他借口有“病”,退职回家。1958年他又被《人民文学》走资派拉进编辑部。金人贼心不死,一直在积极进行翻案活动,还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企图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最近,革命群众已经斗争了这个大叛徒。

擒霸記

东方红棉织厂的大会堂里，挤满了刚下班的工人，他们兴奋地互相转告着：“盖叫天揪来了！”“盖叫天揪来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作恶多端的盖叫天，在省市一小撮走资派及保守组织的庇护之下，居然从人民的巨掌中滑过去，逃脱了应有的惩罚，装病作死，逍遥法外，从来没有听取过群众的半点揭发批判，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

东方红棉织厂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把盖叫天揪到厂里，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经过一番缜密的布置，9日那天，我们乘着大卡车，随带一名医生，浩浩荡荡来到金沙港地区，那里的农民早在等候我们了。贫下中农领我们从小路绕到后门，刚跨进门槛，两只警犬猛扑过来，连声狂叫。

盖叫天一伙听见狗叫，早有准备，每道门口都有人把守，一群打手气势汹汹地将我们拦住，我们问他们是那个单位的？他们都不敢回答，吱唔其词。我们理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把盖叫天揪去，要他去听取揭发批判，他们一听又加阻拦说：“盖老身体不好，要批判可以背靠背”。说什么“已经同军管会联系好，同意这样做。”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但盖叫天是揪定了，我们

坚定地告诉这一小撮盖贼所豢养的家伙，“今天这个批判大会，要盖叫天去触触灵魂，非去不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又借口说：“盖老到现在还没有看过病”我们质问：“他有‘特约保健证’，这许多时间，为什么不送他去看呢？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呢？”一席话问得他们哑口无言。我们又说：“若真有病，我们来了医生可以当场诊断”，他们实在无法只得撤去盖叫天寝室的岗哨，让我们进去。只见盖贼头发不理，胡须不剃（一年来他没有理过头，还把贴过大字报的衣裳都不洗，原封不动藏在箱底）装模作样地直挺挺躺着，一付死样。但这种骗人的鬼把戏是骗不了我们工人的。医生当场诊断，结论是：“心脏很强，血压‘242’稍高一点，从年龄推算也无妨，中风不可能”骗人的伎俩全部戳穿。但这些保盖小丑还嚷嚷什么：“去是去，不让他发言，只让他听”“下午四时半一定得放他回家”……在旁的贫下中农对这种明目张胆包庇盖叫天的行径痛恶之极，也站出来据理力辩。

盖叫天终于被揪上了卡车，车刚要开，这一小撮混蛋又慌慌张张地拦住了车子，说：“军管会有电话：‘盖叫天不能揪，可以背靠背，因为他有病……’”这明明是在盖贼指使下，耍弄的新把戏，军管会怎么会阻拦我们揪斗这个罪大恶极的盖叫天呢？（后来查明，军管会根本没有打这样的电话），至此，盖叫天只得乖乖地被我们揪来了。

盖叫天听取了全厂职工的揭发批判，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只得低下了狗头。

（革工会东方红棉织厂兵团）

林默涵的末日哀鸣

1966年4月，林默涵自知末日已到，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他对去北京开会的广东作协党组书记周钢鸣假惺惺地说：“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真想到生产队长期工作，好好改造自己”，接着又生愁地说下去：“我打算靠劳动工分维持生活，不拿国家工薪，只要很少的生活补助就行了。”主子的一片“长期地”到农村去进行“自我改造”的假决心，倒使奴才感到惋惜：“你这样恐怕不符合实际，宣传部怎能让你长期到农村工作呢？”周钢鸣摇了摇头这样回答。

短短的一节对话，露出林默涵那种面临末日的绝望心境。当时他明知自己是三十年代的黑线头目，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在这“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化大革命中，将逃不出灭亡的命运，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将要把他狠狠地扔进历史垃圾堆去。只不过他没有胆量直接说出，而是说得拐七弯而已。

倒是周钢鸣这蠢猪，他还想入非非，对这位林“副部长”寄予无限的“期望”，希望他稳住“宝座”，将来能继续做自己的反革命靠山和“大红伞”，真是一厢情愿。比起他的主子来，反革命敏感是差多了。

识话春社辟借生一开神社
分，之会的文同二^战，
子搞歌主滔艺仇·打斗文艺最近
同好^义天毒敌九倒队艺简
工复，、罪害忤运动中等
农课一反行青，动的革组
兵闹致毛，年，愤三国的命
相革表泽有，年，怒三十一赫造
结命，示东力妄声讨一周鲁反惊
合，，思地图讨中年夫晓派雷
的坚坚想批实中国大会刘组战
战定决的判行的会刘组斗
斗不听了资的赫本奇联合队
道移毛毒反本鲁革，发鲁
路地主草党主鲁革，发鲁
。走席^、义晓命纪起迅
知的青反复夫师念召精

杭大革命师生狠批^青春之歌^

更正

本刊25期《文化口组织实现大联合之后》一文，“市文联指所属组织的造反派战士都不知市里已经有了这个组织”应改为：“市文联指所属组织的有些战士还不

童芷苓是什么货色？

据《戏报》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载，童芷苓在“天蟾”演《纺棉花》，“特厅与花楼另加票价一千元，全归童所有”，“童芷苓平均百万元一天收入”。而同天报载“剧院职工月薪难购一石大米”。童芷苓是一个残酷剥削职工的大吸血鬼，是敌伪反动派的大帮凶。

童芷苓何以在旧中国能够畅行无阻，到处搜刮？她有大汉奸、大流氓、大特务作政治靠山。童芷苓在抗战时与杀人魔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厮混，抗战胜利后，她还参加过戴笠欢送美蒋特务头子的钱行宴会。一九四六年三月，戴笠恶贯满盈，坐飞机撞死在戴山上，童芷苓还曾专程由上海到南京去给他吊孝。

解放前夕，童芷苓跑到了香港。但是，上海解放的前一天，正当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向港逃窜时，童芷苓突然乘飞机神秘地来到上海。

解放后，童芷苓对抗思想改造，抓住任何一个“时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一九五七年春天，童芷苓显得极其活跃，公然向党内走资派陈虞孙“建议”，要把她家兄妹姑嫂七人集中在一起，成立一个小型剧团；她自己当团长。在党内“走资派”徐平羽直接支持下，她的“建议”成为事实，她的家人就这样从北京、鞍山等地集中调到上海，臭名远扬的封建帮会“童家班”又复辟了！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她更为猖獗地叫嚣“艺人在艺术上不能当家作主”，说解放前艺人“自愿结合”，“自选剧目”，现在却“没有艺术自由”。胡说：“上海京剧院收罗十大花旦”（即童芷苓、言慧珠、李玉茹、王熙春等人；田汉称之为上海京剧院“十美图”）“积压人材”，破口大骂党的领导是“独断独行”等等。骂来骂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把党赶下台，搞她所说的“艺人治团”。

经过反右斗争，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大右派童芷苓被保过了关。一九五八年，由于陈丕显一伙的包庇，她竟轻而一举地由民盟“跨党”混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右派一下子就变成了“左派”。

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童芷苓，一直念念不忘资本主义。一九六二年，她伙同反革命分子炮制了大毒草《孟丽君》。康生同志尖锐地指出，这个戏是破坏民族关系的坏戏。童芷苓反党反昏了头，公然抵制，继续上演这出黑戏。同年她和周信芳一起赴京。直接找田汉，让田汉给她搞剧本。选中了她的《尤三姐》，于是亲笔修改，又让反动文人老舍也参加执笔。夏衍亲自决定《尤三姐》拍成电影（和香港合拍），亲自把剧本交给大右派吴祖光再加工。为此事，夏衍还亲自写信给童芷苓。几经文艺黑帮头目亲笔“加工”的京剧影片《尤三姐》，是一株大毒草。童芷苓在这出戏里又使出看家本领，在我们社会主义的舞台和银幕上极尽卖弄色情之能事，其肮脏下流，彻底暴露了这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丑恶灵魂。一九六三年柯庆施同志发出“大写十三年，歌颂工农兵”的战斗动员令之后，童芷苓仍置若罔闻。当时曾有人建议她重改《赵一曼》，她消极怠工，积极反对。重排过程中，她找个青年演员代排。要她重视英雄形象的塑造，她却骂道：“戏乃屁也！”不久，就干脆不排，而一心一意地去炮制大毒草《尤三姐》。这个黑电影就是一九六三年春、夏只用了几个月时间拍摄出来的，它的出笼就是对抗京剧革命的结果！

正在童芷苓之流喧嚣一时之际，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伟大指示，杀进了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得最严密的反动堡垒京剧界。江青同志抱病亲到上海京剧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两个样板戏的工作，而童芷苓之流却拚命进行捣乱和破坏。

童芷苓对《海港》十分厌恶，她说：“这是我第一个现代戏，也是我最后一个现代戏。”她扮演《海港》中的支部书记，由于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根本不能体会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反过来又到处叫嚷《海港》没戏！确实，《海港》没有她要的那些反动的、黄色下流的戏，因此，她不想演，她说：“《海港》可是块硬骨头，难啃！”后来江青同志调青年演员来同时担任支部书记的创作任务，她更为不满，干脆说：“不演了，我要去当家庭妇女了！”

江青同志尖锐地提出“和童芷苓这样的‘党员’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我感到耻辱！”童芷苓破坏《海港》，终于被赶出革命样板戏剧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当革命小将抄童家时，在这个表示要“自动减高薪”的童芷苓沙发椅垫内，厕所水箱内等处，竟藏有惊人数量的金条、金币、股票和现钞，这就是再一次暴露了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面目！